



13
1515
1-6

近思錄按近思錄編集之事見朱熹呂祖謙之跋○性理學書後集載之○文獻通考一百十
日近思錄十四卷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關於人而切於日用者凡九條
取切問近思之義以致後學○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言之簡而要者
集爲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趨向譬如洛邑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入其塗路則千里雖
遠行無不至矣然其間亦有平居師友相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不暇釋者學者
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遠其言詭異其行抑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云云者則其非
朱呂所以爲書之意○朱子跋曰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
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闡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撥取其關於本
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東萊全書卷三十七年譜曰淳熙乙未春在明招四月二十一
日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潘昌叔從留月餘同觀關洛書真近思錄今年呂子三十八歲○朱
子語類百五卷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又曰近思錄好看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曰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心身病者○又曰如中庸
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近思錄逐篇細目道體二爲
學太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
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道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
學十四聖賢氣象○或問近思錄朱子曰且就着大學下節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又曰看
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性理大
全李景齋曰學庸語孟小學近思錄此六者學者飲食衣衾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胡
敬庵曰學者當以小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羣書○經濟文衡卷十五近
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偏觀諸先生之書故援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
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得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
悉觀之乎○朱子大全與呂伯恭書曰近思錄近今抄作冊子亦自可現但向時嫌其太高去

却教段。如太極及明。今看得似不可無以類予論。為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
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今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
段。草卷附呈。不知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關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未取之意如何。因
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繫於目錄之後。致了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
○續文獻通考百七十八經籍考。曰近思錄發揮何基著。近思錄補註戴亨著。近思錄廣義浦
陽柳貫著。續近思錄蔡模著。樓宇元覺元定之孫輯。又公之書。為之學者。號覺軒先生。○按續
近思錄。集朱文公格言。○性理羣書後集云。近思別錄。覺軒先生撰之。載言。近思錄命題。所據
論語子張篇。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程子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
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仁。民。民。便推類去。愛。物。知。這一件
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大全真氏曰。切問。謂以己之事。問於人。
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思之。○朱子曰。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木
規。規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第。○林次崖存疑曰。近思是思其切近事。
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為近。也。言不可求之遠也。○續會沃韻龍玉切記也。廣韻承錄也。○近
思錄表。進韻會震韻。即切增韻薦也。效也。○禮記曲禮。進。劍者左首。註疏云。進。亦為進也。言
進授與人時也。表。又選三十七表。上李善註。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者。事序便之
明白。以曉王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
為表。拾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論。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論
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
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入。了。亦得。上疏。○文體明辨曰。表。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劉熙
釋名曰。下言於上曰表。臣韻會真韻云。說文臣。率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通論曰。心常率於君。
也。一曰。男子賤稱。考經曰。不取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定名也。謂得假
使者。為臣也。○葉仲玉之名也。傳見于序末。○按臣承高三字表之體也。臣亮。臣慎。臣之類。

也。○指朱元晦曰。伯恭也。○禮記儒行篇。詩曰。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儒之
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風俗通曰。儒區也。言其區別古今。○論語註云。儒學者。之
稱。○通鑑文十九。送孟東野序。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莊子。德充符云。子以自鳴。鳴
也。○古傳襄公。十一年曰。先。子。子。鳴。○字彙。秦辭切。舉也。○聖代指。宋明。一經言近
思錄也。元后。元后。者。太君也。○謝天子也。書。秦誓。上。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崇。文。字彙。崇。鉅
中。切。尊也。微臣。某承自言。揭
韻會。齊。取。去。例。切。說文。高舉
也。又。秦。哀。渡。水。山。際。以下。曰
揭。論語。淺。則。揭。又。丘。錫。切。舉
也。爾雅。淺。則。揭。揭者。揭衣也。
○詩。大雅。丞。民。篇。曰。天生
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註云。彝。常。又云。是。乃
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
好。此。美。德。者。○大全。朱子。曰
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
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云云。
○實。惶。實。表。之。體。也。文。選。三
十八。任。彥。昇。表。誠。惶。誠。恐。願
首。與。首。表。之。體。也。文。選。劉。越
石。表。曰。臣。現。臣。匹。願。願。首。願
首。死。罪。死。罪。○朱子。大全。六

進近思錄表

臣承言先儒鳴道萃為聖代之一經元
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
揭民彝臣承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
鄒軻既沒而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
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
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宗星聚文
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

十八跪坐拜說曰其爲顛首則又以頭顛于手上也其爲稽顙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周禮大祝有九拜頓首當其二篇文選註云竊私也惟思也○鄒軻既沒○鄒國名軻孟子名也孟子鄒人故曰鄒軻○程伊川所撰之明道先生墓誌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秦所焚秦代名斯李斯也○始皇紀三十四年李斯上書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罪死○應劭曰秦焚詩書其義已○正義曰偶對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今下三十一日不燒黠爲城且所不去者醫藥卜巫種樹之書○史記列傳二十七有李斯傳○說文籍簿書也○晉書皇甫謐傳博綜經籍百家之言○幾殆也息也言近于滅息也雖秦火亡滅典籍亦有存者故曰幾息○漢指前漢後漢也○前漢書夏侯勝傳云建卒自縊門名經爲謫即博士註韻專也○後漢書儒林傳贊曰斯又未陵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亦興註說經者各自具其一家或精或疎莫知是

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傳集之精粹溯濂洛關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近思錄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三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局鐫闢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突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

非○專門者若藝文志所謂易經十二篇孟施梁丘三家詩經二十八篇魯齊韓三家也皆以一經專其門或分章句或作訓詁是也○章句文心彫龍七云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局也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也○綱鑑漢章帝紀註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毛詩正義云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解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統義包體所以明情也○按章句者若杜撫定韓詩章句伏恭改齊詩章句夏侯分尚書章句是○訓詁字彙云訓中連切導也又釋也如某字釋作某義又云詁公土切詁訓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爾雅疏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則訓詁者釋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也○按訓詁者若賈逵爲左氏訓詁是也○唐者李氏保天下之號○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按王制此上條云入征於司徒口造士註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胡敬齋曰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舉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廣興之盡言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則天武后做起○詞華者文華言華之類也○漢字彙曰文詞曰藻韻會曰藻廣韻文藻也○藻韻會云說文會五永繡也又畫也○以詞華藻繪謂以文章之巧麗取士也○文選琴賦云華繪彫琢在藻垂文○按文選謂琴之飾與畫是意異也○目宋韻會皇人也宋趙宋也所謂自宋者自朝皇明之類也○星者金木水火土之五星也至者西方七宿之一也○袁了凡綱鑑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月五星聚奎○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奎宿在戌降婁之次聚奎如連珠在降婁奎王文章此蓋天下文明之象○綱鑑云周顯德中嘗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爲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一拾遺見之註拾遺官名二拾遺謂盧多遜楊徽之○呂氏中評曰國家將興必有積祥然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

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

守置經學博士掌以五經教授始有教授之稱謂性理羣書後集諸儒姓氏平巖先生葉氏名采字仲主文公門婿也登進士第官終于常卿知邵氏郡萬姓統譜葉采字仲圭邵武人初從蔡淵受易學已而往見陳淳淳以其好臘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發之采自是屏歛鋒鏑倪意信向駸趨著實淳深喜之又葉采傳詳于闕書百九十卷○辨韻葉音攝

近思錄集解序

解見前集解左傳杜預序云名曰經傳集解疏曰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為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按此集解者論語集解史記集解等之意也厚公羊傳疏曰序者舒也叙也舒展已意以次敘經傳義述已作序之意故謂之序也○左傳正義曰序與叙音義同爾雅釋詁云叙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綱之抽緒○文體明辨曰按爾雅云序緒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之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皇宋義見于表受命中庸曰大德必受命章句曰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按宋太祖姓趙氏名匡胤受後周恭帝之讓為天子謂之皇宋受命刻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等也字彙錄苦化切越也足過也○唐李唐也漢東漢也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之道統統緒瑞云說文紀也一日攝理也廣韻總也增韻綱也緒也又云紀說文緒別也一日理也又經紀也宋真宗年號明道仁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續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荷與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遍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

爲學三卷致知四卷存養而言體用兼該本末殫舉按體本指五卷克己六卷家道七卷出處而言用末指八卷治體九卷治法十卷政事十一卷教學十二卷警戒而言○該韻書備也咸也皆也○殫韻書極盡也又竭也○闡冰說明正宗按闢邪說辨異端也明正宗觀聖賢也○孟子滕文公下篇息邪說距詖行○韻書宗流派所出也又法也○韻書韻瑞精說文精擇也又凡物之純至曰精廣韻又正也善也○覈下革切說文實也字彙云考之使實也○呂延祚進文選表精覈註引洞鑑洞字見于表盡韻書悉也竭也○我宋我親之之辭我老彭之類也○四書也○中庸序曰詔後之學者○史記始自本紀云傳之無窮○古文後集書錄堂記云垂無窮○六經之指○朱子此語語類百五卷載之已見上○六經謂易禮樂詩書春秋樂書亡後五經加周禮謂之六經見羣書拾瑣

約也近思錄近而詳也年在
要卷謂太極圖說解正
於程子之書九十八卷說於
張子之書其說於程子張子
之語尤入近思錄者皆依次
第類爲卷升堂記未詳備
考曰文獻通考經籍考明經
籍志事言要言不載此書疑
葉氏指平日所聞于師之語
歟蓋非書名精出于表
簡端曰純粹也精也篤也不
雜也大學序補其闕畧蒙
引云闕不完也畧不詳也
論見于表韻書刪刻也
陰消也藹斂也寒卿晚出寒
卿猶曰窮卿晚出晚學之者
也

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
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永年在志
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
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
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
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
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
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

字彙旁側也無師友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韻會音聲初也天義易下系曰歸妹大地之大義也類而推之論語註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四先生所謂周十二程十張子也○孟子告子篇云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禮記曲禮曰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鄭氏註先生老人教學者也孔穎達疏曰先生師也謂師為先生者言彼先已而生其德多厚云云○又以先生為先醒之說見于野客叢書古今名喻等今畧之○莊子田子方篇云不知天地之大全○宋理宗之曆號戊申淳祐八年也當于日本八十八代後深草院寶治二年○禮記月令云仲夏月日長至註陳氏曰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陳註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聊野代辭云六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為長至云云○建寧府建安縣本漢會稽郡治縣地東漢改治縣孫吳始置建安縣以年號為名屬建安郡自晉至元俱仍舊傳出于表

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初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淳熙二年也此歲朱子四十五歲呂伯恭三十八歲東萊先生伯恭大明一統志卷二十五萊州府東萊書院下云在府治西南宋儒呂祖謙以先世萊州人世號東萊先生後人墓之為立書院於此祠之○呂伯恭傳出序東萊大明一統志卷四十二全華府有東陽郡東陽縣呂祖謙傳附于金華府之中○東萊精舍舍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寒泉精舍之下云在天湖之陽朱熹建淳熙中呂祖謙來訪於此共編次近思錄○事物紀原曰今人以佛寺為精舍不知乃儒者教授之所晦菴有武夷精舍○書言故事曰稱書齋為精舍按朱子年譜曰淳熙二年乙未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東萊留止旬日相與撥周程張子書之要切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當自此而進也又曰其後至臨漳日又添入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闢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撥取其關於太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卷論用力一卷總論為學大要二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色卷五

初學者也。語子路篇云：吾其與聞之。○史孔子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增韻也。杜詩：中間消息。○華愈答陳商書云：茫然增愧。○見朱子跋。○爾雅釋詁：底止，相待也。疏音止。○鶴齋書本作：卿今文作：向，面也。望，有也。又為人所仰，曰望。○見朱子跋也。○論語述而篇：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瑞科條也。又等也。級絲次第也。又等也。○中庸十五章：曰：君子之道，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禮記學記篇：字。○劉向說苑學不陵節。○見于前。○東萊呂謙謹書。

繫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疏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謙謹書。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

世為道州營道人。營道縣出郭二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

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

河南伊水之上。

周子傳出。○宋英宗陵曰：厚陵。英宗未為皇太子時，諸侯王之予也。故稱藩邸。

傳見上

傳見上

傳出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傳出上

傳出下

傳出上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傳見下

同

同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名翰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

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

名方字子晦

近思錄卷之一 近思錄解出于前新安朱熹出于前東萊呂祖謙出于前建安葉采出于前
道體類凡五十一條 性之本原 左傳昭九年拔本塞原 道之體統 字彙云統系也綱也

出于序

太極圖說及濂溪先生性理大全一性理會通一載太極圖說性理大全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英宗名世宗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九行聞道其草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雖有高雅尤樂往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潛居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南軒張氏曰及寓於他郡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其於奉身而燕及婢妾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延平李氏曰黃山谷

近思錄卷之一

新安朱熹

編集

建安葉采集解

東萊呂祖謙

道體類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

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夫

真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

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騁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曉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以上達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周子全書五卷年譜曰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吾輩造物乃其徒○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按周子履歷詳見于宋史道學傳周子全書伊洛淵源錄等又萬姓統譜大明一統志事文要言等有

先畢竟是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此道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二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二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王太極而論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外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

傳○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朱子曰太極圖只是簡實理一以貫之○宋謝方叔曰道之太極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云云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鬼神之與萬事萬物之理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云云黃帝氏舜云云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聖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又云去聖浸遠世儒汨於訓詁詞章之末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劉表天理滋甚更一千五百年至我國朝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者蓋本於易○問程子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為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朱子曰當時此言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極却冷後生疑惑故不得不已而為之說爾○朱子曰張敬夫曰二先生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意竊謂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驅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又曰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驟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論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謝方叔曰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性理大全黃瑞節曰朱子將終之前五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於此書盡終身○或問太極西銘朱子曰自孟子已後左見有此兩篇文章○胡敬齋曰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當無以加也無極而太極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又云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無極而太極此而字無礙次序故也○又云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一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無極而太極正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無極而太極正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又云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云

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問無極而太極固是物有精漸否曰無積
漸曰上言無極下言太極竊疑上言無窮無極下言至此方極曰無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
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又云老子之言有無
以有無爲一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又曰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陰
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
又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
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然不亂
只今便在目前而直下今日今猶摸不着○又云無極只是無形狀太極只是至理理不外乎
君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是理與氣判爲二物矣○又云太極二
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乎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
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是豈離平生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
哉○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
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又云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
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又云太極只是箇
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
德○又云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各有太極
○勉齋黃氏曰極之得者似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最高處盡爲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
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客也如北極皇極爾
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明之以物喻
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爲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
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也○又曰雖與他書

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
以七書開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爲之言曰無極而太
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全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其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
極以明理耳○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
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
說却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
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曰亦得○問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
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邵先生說無極之
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始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
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云云○南軒張氏曰必曰無極而太極者所以明動靜之
本著天地之根兼有無貫顯微該體用者也必有見于此而後知太極之妙不可以方所求也
其義深矣○勉齋黃氏曰太極圖說云無極而太極妄意謂無極而太極者非老子之出無入
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
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云云○北溪陳氏曰無極之說雖於諸乎柳
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
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或問所謂無
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雙峯饒氏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
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極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極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
行闡闢不窮而此理爲闡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
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
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爲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

此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極極根極之形而實為天下之太極故太極也而初有極紐根極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薛卿胡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為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然則邵子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何耶曰先師所釋以名義言之也邵子所謂道為太極以流行言之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攝存不識流行無以處物○西山真氏曰無極而太極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為天極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履乎形氣陰陽未動之前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乎○溪陳氏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只是說理無形狀無方體正猶言無聲無臭之類太極之為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其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極名之○太極之所以為極至者言此理至中正至精至粹至神至妙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故強名之曰極○古今全書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又曰此一句即易有太極此指道之本體言也○朱子曰此一句一圖之綱領又曰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朱子曰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極至之理又曰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又曰無極無形太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曰無極○朱子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入不敢說底道理後之學者有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

朱子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朱子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又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天天地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大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兩儀有象太極無象又曰合而言之萬物體統太極也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又曰以其究竟無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又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全書一游九言書太極圖解後曰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外無極何也人有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大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義易與目益著或謂妄加無極以訓就文義者之失夫子之意遠矣○朱子曰上天之載○朱子之傳出乎前性理大全北溪陳氏曰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一字○又曰無聲無臭只是無形狀若少有聲臭便涉形狀落方體不得謂之無極矣文公解用無聲無臭是說二字之大義謂小道切而其理自曉○鄒魯指南曰載字當道字○中庸引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朱子語曰文王之詩所以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無象之妙○北溪陳氏曰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結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字彙曰樞紐樞紐謂之根柢郭璞曰門戶樞樞也紐女九切結會也彙類抵與禮切木之根曰柢○字彙曰萬姓統譜曰蔡淵字伯靜元定長子淵既受學家庭而又友黃幹張淳諸賢清修苦節有父風與沈躬耕不仕著周易訓解發先儒所未發○按淵者蔡沈之兄也又宋鑑有傳○性理大全云問理在先氣在後朱子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知理在先氣在後相似○薛文清讀書錄曰或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氣竊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蓋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雖未成而所以為天地之氣則渾渾渾渾未嘗間斷止息又曰理氣二者蓋無須臾之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又曰理氣本不可分先後但語其微顯則若理在氣先其實有則俱有不可以先後論也

列子天瑞篇云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林氏謂曰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循環而書大傳天運循環又大學序

太極動而生陽——易古今全書曰此一條即太極生兩儀○性理大全曰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朱子曰有這動之理便是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是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這理為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則不可○問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友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夫○朱子曰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問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為主矣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又曰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闢闢而皆有此理也○黃勉齋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讀書錄曰太極動而生陽但就動之端

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是靜也○徐岩泉曰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生字太極觀者不必牽泥○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體而後用先感而後寂朱子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呼吸畢竟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朱子曰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後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大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衮衮將出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一動一靜至兩儀朱子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闢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

陰陽主者固為辭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四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抵之所為而太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於陰陽之內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大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
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
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
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
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
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
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
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
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
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
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
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

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陰陽之謂道易上繫辭之文也○易本義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小註朱子曰今日陰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又曰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程子曰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又曰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性理大全曰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朱子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曰此說得之○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果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一陽又陽往來循環不已者乃道也又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或正所以見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誠者聖人之本通書首章之文朱註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誠卽太極也小註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物之終始中庸第二十五章曰誠者物之終始註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此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性理大全朱子曰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命之道也胡五峰曰誠者命之道乎○北溪陳氏曰誠者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誠之通也通書曰元亨利貞誠之復朱註云通者友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小註朱子曰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吳臨川曰元亨利貞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

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繼之者善也
易上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本義曰道是於陰而行乎陽繼言
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
陰之事也○朱子曰繼者靜之後而動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繼之以動造化便從此合殺了
又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為潭又曰流行處是善靜處是性繼是
接續綿綿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為性繼之
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又曰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既有
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為性也○**資始**易乾
象傳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本義曰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小註云
資始是得其真○**誠之復也**通書之語見于上之誠之通也之下○**成之者性**易繫辭之語見于
繼之者善也之下○**各正性命**易乾象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本義曰物所受為性天所賦
為命○通書註朱子曰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朱子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
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
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動靜所乘之機**朱子曰識者曰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
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
言理寓氣不能無動靜又曰氣行則理亦行二者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又曰理有動靜理不可
見因陰陽而知之云如人之踐馬相似又曰機氣機也○**勉齋黃氏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
看舊蔡季通對朱先生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待地好先生微笑大抵只看太極乘著甚麼機
乘著動機便動乘著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曾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曰生陰
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
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

靜可以見磨之動靜○**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若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
一靜則太極亦靜又曰機猶弩牙發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機
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
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弩弦與弩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
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為喻不可以詳言
意太極形而下者也○**道也**陰陽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朱子曰可見
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又曰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
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
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謂道之說也問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須著如此說然道亦器器亦道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
理如道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如道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是器理與
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北溪陳氏曰**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君臣若
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
要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夫婦有夫婦底是道夫婦是器若
要夫婦底道理須就夫婦上看不成脫了夫婦之外別有所謂夫婦○**西山真氏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
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
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
理也且如椅桌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
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
陷於空虛之境哉吾儒之實學也○**黃勉齋曰**若陰陽微是太極○**沖真無朕**沖真無朕○**沖真無朕**
字彙曰朕直忍切幾微萌兆謂之朕○**莊子應帝王篇**遊無朕希適託曰朕兆也始也無朕即

無始也。○性理字訓補註曰：啟者曰未開而有其縫也。○陳北溪曰：後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器即道也。又謂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中矣。此乃所謂道即器也。○朱子曰：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又曰：此理循環，不窮際合，無間。○愚案：朱子自言也。○邵子曰：邵子觀物詩曰：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此用字妙，用之用如謂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又曰：體質雖見天地之後，用則起於天地之先。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朱子評類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然生，木，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又曰：問太極圖兩儀中又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大，聚土是地之形質。○朱子曰：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又曰：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之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漸盛，陰始生火，而微到生金，已成質。○又云：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又曰：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而中明者，陰中陽也。故水謂之陽，亦得火謂之陰，亦得。○又曰：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上，便包容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亥合便是生物底。林贊五氣順布，四時生。

陽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蘇東坡曰：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者，陽不得陰，則終不得而成也。陽加陰，則為水，為木，為土，陰加陽，則為火，為金，為木。不相加，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古今全書曰：始言陽變陰合，即陰變陽合可知。蓋互舉言之。陰陽氣也，聚成形成，于是乎有水，火，木，金，土是為五行。又曰：此一條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此言陰陽只有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而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朱子曰：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又曰：四時之行，自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勉齋黃氏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

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也。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也。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

焉幸意謂陰陽分兩儀一矣
陽中之陽陰中之陰變合相
得而五位成質橫渠先生云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
陽相為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水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
火之雜故水之為物水漬而
得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
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
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木
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得
不相害金之則及流而不耗
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
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
者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
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
遺者也即是而參之五行之
生一陰陽之所為也木之氣盛於東於時為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為夏土之氣盛於中央而
寄旺於四時之戊巳而獨盛於季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於時為秋水之氣盛於北而於時
為冬春夏秋冬而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
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

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
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論其行
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
水陰也或問陽何所以言變陰何以言合
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
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
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
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
五行之生也蓋一氣之交變合而各成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生木地四生
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
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一
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

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水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用處
而言之耶而不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問
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
類故在左右曰小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
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
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言箇
物事愚學承自言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
其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
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
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
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
五殊一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
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
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
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圖
所以擬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一陰陽也性理大全註
曰其名則有金木火土五者
之殊其本則不外乎陰陽二
氣之實○朱子曰陰陽是氣
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
物事方自然却是陰陽二氣
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
有五行○勉齋黃氏曰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
極本無極也妄意謂此三言
者即所謂混兮闢兮也懼學
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論之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
其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
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
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
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
五殊一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
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
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
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
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圖
所以擬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五行各具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朱子曰
真以理

朱子曰
真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

扁鵲夏書渾渾爾○李漢韓文序曰其氣渾然

也而大極之理無乎不真人所未必知也
而朱子註曰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
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也

極爲精爲本陰陽爲相爲末同是理無彼此之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易有太極圖說易繫辭
 曰朱子曰太極

之對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則奇偶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坤周易大全云卦者卦也懸掛物象以示人也又云爻者效也效事物之時而動也○按丹欽終銚琅邪代辭編等卦爻之字義有異說言之長不贅于此按字彙語簡切像也議也易繫辭擬之而後言五行之生也○按朱子所註之本此二句連上文爲一節○性理大全註曰其性各一如火

註之本此二句連上文爲一節○性理大全註曰其性各一如次

○南軒張氏曰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一氣

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一氣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

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異於其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

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有

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立矣○古今全書曰洪範水曰潤下火曰

今之一而大極之體不立矣○古今全書曰洪範水曰潤下火曰

下文人之五性蓋出于此○性理大全朱子註曰五行之生隨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大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

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小註曰問今傳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

小註曰問今傳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具於物之中而性之無所

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具於物之中而性之無所

而性則一也○朱子曰此性王理而言又曰纔生五行便被氣質

而性則一也○朱子曰此性玉璫而言又曰纔生五行便被氣質而太極無不在也○商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

而太極無不在也○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
難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

難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
書曰自五行之生至此段即所謂既有天地後天地以此生意

書曰自五行之生至堯
夏即所謂既有天地後天地以此生萬
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

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
又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

又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其氣與理合



而成性也。又曰：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又曰：無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又曰：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又曰：疑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問：易言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圖却先言乾成，男坤成，女方始萬物化生。如何？朱子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蟲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勉齋黃氏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又曰：氣虛而形實，虛者聚而後實者成。如人氣喘呵而後成水也。○道成男。此二句繫辭之文。○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在物如牛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乳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氣交感。朱子曰：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又曰：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成形化却是有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潛室陳氏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兼人物言之。○程子遺書六：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性理大全黃氏巖孫曰：程子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嶋嶼，猶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或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屬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嶋，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會獸生焉。問：先主語錄中云：焉知海嶋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類，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爲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蟲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便不化，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曰：萬物之始，氣化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無妄之謂易，方妄卦程傳云：九爻者，子誠也。事義

曰：下妄，實即自然之謂。○字彙混水雜貌，廣韻融和也。○朱子曰：無極之理便是性，謂也。綜者總，而望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易繫辭曰：錯綜其數。本義曰：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綱綱者，氣交也。構構者，形之交也。○吳臨川

曰：綱綱者，氣交也。構構者，形之交也。○吳臨川

○朱子曰：此即八卦定吉凶者也。○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爲

入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左儀得

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

周子云：五行陰陽也。舍五行

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

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

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

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

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

暑耳。曰：然。○朱子曰：二氣五

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

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

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

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其性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其性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愚按：繫辭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

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本注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

本神則仁金神則義水神則智火神則禮土神則信○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朱子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之事○朱子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冷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朱子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物事○又曰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股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汩之矣雖汩之而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陳北溪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爲惡乃發後流而爲惡耳

註失之於動通書曰吉凶悔吝生乎動隱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氣質大學蒙引云以理對氣質而言則氣質實而理虛以氣對質而言則質實而氣虛虛者常中實者蓋理與氣質元不相離而氣之與質尤不相離氣質者理之所合而質者又氣之所凝也

所謂天地之心體運曰人者天地之心

於陰神性理大全小註曰人之形質凝合一定者陰之所爲人之精神運用不息者陽之發達也○朱子曰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爲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爲之也

其在人者又如北也朱子本註此下曰自非聖人全體天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性理大全云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修道

之謂教處○雙峯饒氏曰中正仁義性之四德○朱子曰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側隱之心多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側隱辭讓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仁義○問周子不言禮知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知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知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直言禮智而曰中正曰禮智字不似中正字却實且定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智親切處智於四德屬實行川解真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兼固字所謂智之實知斯一若弗去是也知是端約真知如此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朱子曰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且謂之禮尚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謂之智則尚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又曰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致微智○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文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朱子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說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利貞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入說語也須是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箇言說底意思○西山真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男女交而萬物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在及乎形神感而五性動善惡分而萬事出非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則太極有所不立矣○朱子語類曰中正仁義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土也仁義中正而已以聖人之心言之猶正言仁義禮智○乾卦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本義曰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周子之語也○北溪陳氏曰圖說中正仁義而主靜又言仁義中正一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為先孰為後也

而主靜性理大全朱子云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得力耳○又云主靜者夜氣一真可見○朱子曰濂溪言主靜靜乎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古今全書曰主靜即主此太極也所以立人之極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不能違○朱子曰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又曰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靜惟主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體○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朱子曰若如此則倚於一偏○六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更宜深玩之○西山真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和有謂生氣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霽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朱子曰大極首言性全之源用力處却在脩善持以本則主於靜又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若以虛靜則恐入釋老○周子註也○朱子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

人極焉故聖人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程傳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朱子本義曰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格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胡氏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所以

為德為明為厚為吉凶者同。道也。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而已。○薛文清曰：仁健義順。天地合其德也。○性理群書註曰：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中庸所謂知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也。○蔡虛齋易蒙引曰：是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為體，只是無私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之序無私鬼神之吉凶無私，皆道也。大人一無私，則道在我而質之天地而合質之，日月而合質之，四時鬼神無往而不合矣。○日月合其明，與臨川曰：日月四時鬼神皆天地之氣，所為氣之有象而照臨者為日月，氣之循序而運行者為四時，氣之往來屈伸而生萬物者為鬼神，命者雖殊其實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主宰，之天地以理言，故曰德，日月鬼神以氣言，故曰明。曰序曰吉凶。○群書註曰：是其明也。○四時合其序，群書註云：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中庸所謂如四時之錯行是也。○薛文清曰：止久速各當其理，與四時合其序也。○鬼神合其吉凶，群書註曰：是其有神變化，即四時變化，五行鬼神中庸所謂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知神是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仁義中正之極，則闢此以定大人，豈非斯民所賴以宗王於我耶。○薛文清曰：進退存亡不妄其正，與鬼神合其吉凶也。○註：裁之韻會，裁臚來切，製也。又裁度也。爾雅：節也。

性理大全朱子之元註上註又如此也。之下有數語，指其中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之字。

主敬客曰酬，客酌主曰酢。見詩註。程子論性。程子之論見于易上繫辭六章之大全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萬姓統譜宋人李方子字公晦，尤舉人朱熹高弟，端謹純篤，天資道自，蔬果齋，嘉定中進士。○人生而靜，禮記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張蘊古切：廣韻：水貌，又安也。一曰：湛水增韻：澄也。湛也。○張蘊古大寶箴云：縱心乎湛然之域。要領中庸序云：似有以得其要領者。○中庸大全東陽許氏曰：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愚：葉采自言也。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靜，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而不善，而人心之大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主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

中庸第六章執其兩端
始息禮記檀弓上云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張邵代醉
編卷之十一楊用修曰檀弓
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

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
曰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
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

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君子修之吉○修之悖之
之字指中正仁義而言○性

理大全小註曰吉以得福言
凶以得禍言○朱子曰君子
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言

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
此而凶也○南軒張氏曰君
子修之吉者順理之謂吉也

小人悖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且坦易而無悔非君子逆理則艱難險阻而有悔非
凶乎○勉齋黃氏曰又懼大學者指爲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小可及則人繼之曰君子修之
云云庶乎其不自暴自棄改過遷善而趨吉避凶○古今全書曰自惟人也至此即萬物既生
人以此太極生萬事者○敬肆之間問周先生說靜與敬皆先乎說敬義同而意異否西山
真氏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改靜其意大抵以爲

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可越陰陽之兩端
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
忍刻之類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
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
自然也末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
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
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
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
虛動直而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朱子曰
陰陽成
爲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云又謂其言以靜爲本小君遂言以爲本此固然也然敬
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尤有後則
亦未得爲敬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有動靜相須體
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
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朱子曰以事言則有動有靜以心言則周流貫徹其
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

肆息利切廣韻之也放也○又寡以至於無通書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敬子謂養心不
止於寡而存耳寡焉以至於無云云謂虛動直也○通書十章云或問聖可學乎子曰可又曰
無欲則靜虛動直○葉水曰人欲消盡故虛天理流行故直
故曰立天之道至曰仁與義易說卦之文也○朱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又曰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
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
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具焉理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
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又曰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底
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而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又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
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知則義之藏禮禮者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
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又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
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
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收斂爲事作長爲生收斂爲殺此剛
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仁豈不曉然而彼楊子所謂本仁也柔於

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離乎此而論之。早○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朱子曰。是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朱子曰。仁存於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親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而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貌然之身。乃與天地立。宜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異。異哉。出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人而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上繫辭第四章之語也。○易大全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易本義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易說統曰。始以未生之前言。終以既死之後言。○易鄭懷曰。推原人物何爲而始。反觀人物何爲而終。則知始之生者。氣化之凝。陰變陽也。終之死者。氣化之盡。陽變陰也。會通同之。○生理大全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問原始反終之反。朱子曰。又如摺轉來。謂左推原其始。却摺轉來看。其終原字及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朱子曰。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著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漸衰滅。至於盡。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

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南軒張氏曰。非謂死生之說。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勉齋黃氏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中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死生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誕也。○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古人謂得正而樂。謂朝聞道而夕死可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得盡得。便自無懼到死。時亦只是這二五之氣。聽其自消化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這箇便是與造物爲徒。纔有私緣。有私愛。割捨不斷。便與造化相拂。○性理群書曰。原始則知生之說。反終則知死之說。可以觀變化不窮之妙。○丘氏曰。夫有死必有生。有生必有死。晝夜常耳。人能推原其始。于未生之前。反觀其終。于已死之後。則如何爲而生。終何爲而死。死生之可得而見矣。○天地之間。損本文三才之道。是化而指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一陽之謂道。易繫辭之文。性理大全

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已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太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大

朱註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堂聞之君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足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性理大全小註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朱子曰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然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各合也○朱子曰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固○朱子曰太極圖上繫辭第十一章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齋曰易有太極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誠無爲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德愛曰仁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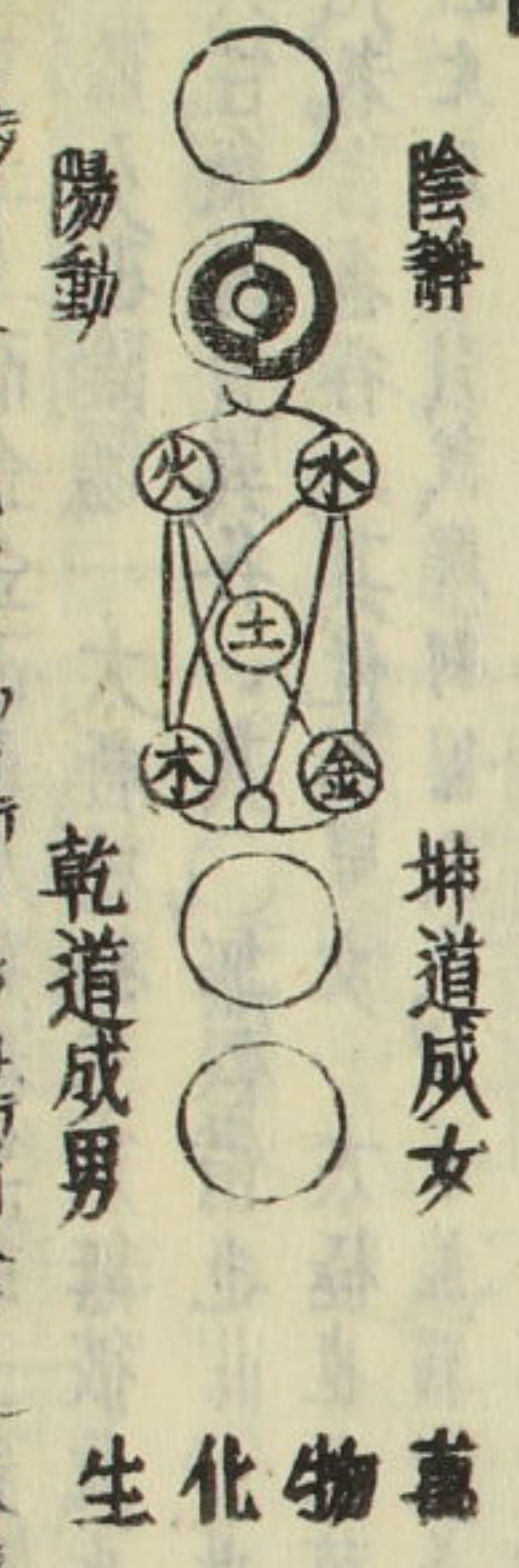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人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變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木金土者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水火土金水而水火土金水者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其所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且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其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適

臭之可也。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
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
矣。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此無極一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
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聚。聚而成
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
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
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
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
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
矣。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
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
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聚。而五性之聚散。為
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
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
正而已矣。而王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
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
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
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
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故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

又何以動。能事物之變。而天下之動。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旋。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
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
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君子脩之。士只小
人墮之。凶。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他為。而自然也。
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儻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停之。亦在乎敬肆之
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
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
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
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
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
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其至極
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
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太極圖



○此所謂無極而大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
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
○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左。○陽盛故居右。○水火木金土之○交系乎○上陰根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到圖處。○此以下據圖推義。○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地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逃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誠無爲通書誠幾德第三之文○性理大全細註云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朱子曰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實理該貫動靜而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又云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問既誠而無爲則恐未有善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朱子曰當其未感五行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爲則恐未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勉齋黃氏曰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惡

○性理大全細註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未發之端蓋微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黃勉齋曰誠是體幾是用○朱子曰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又曰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又曰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君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又云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又云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予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幾者動之微易曰幾者動之微○義禮智○者德之體○仁○者德之理○通義禮智者德之體○仁者德之理○通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可見充之周備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

○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性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復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發微不可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守者德之用理謂若條理通
謂通達守謂確實○又曰大
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須放
得是於其所動處須放得是
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
故得不不是時便一切及是人
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
天理人欲時方是○又曰愛
曰仁宜曰義因用明體也孟
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
○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
段文理察然只把體用二箇
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
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
通守是用○又曰誠性也未
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
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
四者因情以明性○問周子言
幾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情用
也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
名其體也孟子既言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只此端字便見因用
以明體謂之端則如木之有萌
芽而已發也勉齋黃氏曰所解
周子之意得之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
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
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
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也
○說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
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
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
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
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
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
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

○伊川先生曰伊川之傳見于前
中庸第一章云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
○蔡虛齋象引曰本是七情今只
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
哀兼懼怒兼惡欲屬之而無不
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哀
樂而已○中庸大全朱子曰喜
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
北未定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
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
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矣
客行所當然無所偏倚所謂和
也○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可謂
之和譬之四時春溫而夏熱秋
涼而冬寒方謂之和三時得

○伊川先生曰伊川之傳見于前
中庸第一章云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
○蔡虛齋象引曰本是七情今只
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
哀兼懼怒兼惡欲屬之而無不
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哀
樂而已○中庸大全朱子曰喜
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
北未定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
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
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矣
客行所當然無所偏倚所謂和
也○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可謂
之和譬之四時春溫而夏熱秋
涼而冬寒方謂之和三時得

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易繫辭第十章曰易無思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朱子本義曰無思無為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易大全藍田呂氏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鐘在簾而與不叩鳴未嘗已寶鐘在手而與不照明未嘗息○朱子語類卷九十五曰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有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程子文集也朱子曰中庸之註也○中庸大全王氏曰中節二字便代了無過不及四字

○心一也有指——伊川答呂與叔書之文也○朱子語類云心一也云云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註本註文集伊川之自註也

○乾天也天者乾——周易乾卦之程傳○朱子曰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個道理○易大全曰問乾者天之性情朱子曰乾健也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又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又曰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健而無息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註又出易大全

○天專言——易大全曰問天專言則道也朱子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如云天之尊

尊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而流謙此是說形體○易大全曰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何謂朱子曰程子此語某亦未敢以爲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天且弗違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此便是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朱子語類曰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朱子曰自有主宰蓋天是個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所能到也○又曰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朱子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妙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又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又曰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

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有指

用而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惟觀其所

見如何耳——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

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情便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夫爲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

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

中庸朱子曰功用只是論

中庸朱子曰功用只是論
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
來春生夏長皆是○中庸蒙
引曰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
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
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
而無○性理大全二十八云
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
者○中庸大全北溪陳氏曰
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
於天地間者言也○易繫
辭黃乾○萬姓統譜黃幹字
直卿閩縣人父瑞高宗時御
史以篤行直道著聞幹師事
朱熹熹以女妻之歷官知漢
陽軍安慶府皆有善政在位
者已其聲譽辭起擢之幹遂
歸里弟子曰盛茂論又肅所
著有經解文集○氣之良能
中庸大
全陳新安曰二氣以陰陽之
對待者言○朱子曰良能是
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
有安排
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自其
靈處○吳氏程曰鬼神雖是
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
以氣言
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
始備○朱子曰天地之間如
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
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
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爲
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
爲鬼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

情謂之乾○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

情謂之乾○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
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
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
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
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
往者爲鬼來者爲神屈者爲鬼伸者爲
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
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
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
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
之曰鬼神則神在其中矣○伊川言
鬼神者其理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
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

四德之元猶

四德之元猶
專言則包四者朱子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遠方是六七
分到實處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
是義之端辭讓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放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
上到辭讓也是仁發在辭讓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朱子曰正氣春之生氣
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
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斂也
冬則生之藏也○論語大全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
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
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
之德而仁爲之至分而言之
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
禮是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
是非之理也○朱子曰偏
言是指一端專言則兼舉而
言之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豕傳在天爲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爲
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
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
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
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
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
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
仁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實
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
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
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
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二者方成得仁

○天所賦為命 彖之程傳○中書云天命之謂性○

性理大全卷二十九程子曰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華陽范氏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朱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程子曰

職事○蔡氏書註曰諸告也

○鬼神者 中庸註云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造化之迹義詳見于上註○中庸大全朱子曰

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迹也○又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存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又許謙曰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剝之為卦

易剝卦上九爻傳之文也○剝謂坤下艮上○朱子本義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剝上九曰碩果不食

正義曰碩果不食者處剝之終獨得完全不剝剝落猶如碩大之果不為人食也

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易大全臨川吳氏曰下五陽皆已剝獨存一陽在上如木之果實皆已落獨一碩大之果不為人食也○大全雲峰胡氏曰艮為果旅艮上陽下陰果熟而祿陰乾為不果衆陽皆盡而上獨存一陽猶存一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此一陽也○周易會通云天道絕而復續之時所謂圓造化之春者此此微陽世道亂極思治之秋所賴開太平之盛者此此君子云○易

鄭熈曰碩果不為人食可種而復生之象無間可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間不容息

高誘註曰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剝盡於上復生於下易大全建安丘氏曰剝爛也復反也剝之上九變則為復之初

九自最高而最下自剝爛而復生故有碩果不食之象木脫僵立絕无一毫生意者此

純坤之象也而生意已在其根矣此自坤而復也木末猶有碩大之果不為人食則

亦剝爛墜而巳矣墜則生之所起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朱子曰

之○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朱子曰

初性猶藏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事受此理則謂之性○鬼神者

造化之迹也○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

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

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

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

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

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

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

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

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

矣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

二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二十分而成

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

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

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

下積三十分至十月中然後陽氣應

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

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

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

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

陽元可畫之理故剝即為復

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十月

易大全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腔子做得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是無陽也

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復卦彖曰復其見天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見其端倪也

○陽復於下復卦孔子彖傳下註也○易大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問其是于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問動之端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一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藏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也○朱子曰天地以生生為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地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是可見矣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又云今人多言唯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于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眾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復本然之善心可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見其端倪也

○陽復於下復卦孔子彖傳下註也○易大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問其是于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問動之端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一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藏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太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也○朱子曰天地以生生為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地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于是可見矣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又云今人多言唯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于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眾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復本然之善心可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見其端倪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見其端倪也

○有感必有應凡一易程傳曰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感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處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且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伸明感應之理理則有他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伸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矣○易大全程子云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更有甚事○大全云問感通之理朱子曰感是事來

感是自家受他感處○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又曰凡在天地間无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陽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陽陽來陽不成只管陽陽已應處又感得雨來寒暑晝夜无非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曉須著起來一日運動向睡亦須當息一天一生一出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云云○問如月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无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動者言又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天下之理終一易大全云或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一定而不可變易者朱子曰他政是論物理之始終變易所以為恒而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

不寧處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則又有變焉唯其如此所以為相論其體終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為體之常又曰恒非一定之謂故言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月則飲湯夏日則飲冰所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朱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楊誠齋曰由變而恒恒而變也○性理字義曰大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月往則月來春生則夏長秋殺則冬藏元亨利貞始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二歲與日月星辰之運行雖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就果人觀之誠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者萬古常甜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華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之差

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恒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也其往來屈伸則一屈萬古而常然也○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其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渾濁之異其昏明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

鑽

○人性本善 易章卦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吉○性善字出孟子滕文公篇及告子篇 按此程子易傳之語朱子論語孟子之註又引之○性理大全卷三十一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論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註民明強弱中庸語呂氏曰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孟子離婁篇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不仁謂之自棄也言暴棄也非猶毀也

○佛字彙云佛符勿切音佛道也庚也又云庚力齊切地也連也

○行在在在耳泉賦註李善曰行在在在耳也○無冤錄註云往往在在每

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謂其戾而不信乎善是皆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

國子辛帝之子微子啓弟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事見子般本紀

史記卷二殷本紀曰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子格猛獸正義曰帝王世紀紂約與東九生撫衆易者也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於八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已之下天資辨之資給也天資之資材質也又資稟也○韻會支韻資津私切材質也又稟也給也○高麗語云飢饉乃天資○程傳云小人皆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又象傳下程子曰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其惡革易其外以須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語掩其不善而大學傳六章見

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子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耳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卦上六曰小人自絕於善然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

○程子經說即朱子孟子告子上篇之語引之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用之謂也○孟子大全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義若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是則處物者存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爲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便得其宜者在內也○朱子語類曰如這字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他他如此用便是義

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在物爲理處以知其性之本善也○物爲義理即足義然事物各有理義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爲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在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

○程子經說一載之語復既見于前

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後無有無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利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論語八僖篇之註○朱子曰程子說同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厚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

○仁者天下之正理

欲私心微得出來安得有
安得有和○饒氏曰程子序
字和字是就理上說○程子
曰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
○四書通義仁山金氏曰朱
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
泛說不是說仁之體若曰義
者天下之正理亦得

人而不仁

○饒氏曰仁之人無以爲
行禮作樂之本雖禮之儀文
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
節不足聽○朱子語類云禮
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
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通
義仁山金氏曰程如之何言
不察得禮樂何也譬如非善
非善者必不察一舟何非善
則須不察小敬則慢易之心
入之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
是不仁○許慢易則如禮樂
何哉○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
一

又豈韻欠去劔切不足也○明道語見于二程全書卷一下忠信語同
○忠信所以一易乾卦文言九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
脩業忠臣所以進德也○程傳云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唯進德脩業而已內積
忠信所以進德也○易大全程子曰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朱子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
一念之不誠也云云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者以此故也○大全朱子曰進德是要自新
新○正義曰終日乾乾言竟
此其健自強不息○詩經
周頌清廟篇曰對於在天朱
註曰對越其在天之神○朱
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
當終日對越在天只是解一
个終日乾乾○程子曰毋不
敬可以對於上帝○
瞻之廉切說文臨視也廣韻
仰視曰瞻○字彙莫晏切情
也怠也倨也易之也不敬也
蓋上天之載大雅文王詩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四書說
義云蓋集傳載事也然史氏
云載之訓事猶道也不過
言天道之妙○四書燃犀解
云載字當理字指天命之流

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
害于正理固宜每逆而無序垂戾而不
和也序者禮之本○明道先生曰天地生
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分者天
理當然之則天之物理無虧欠而人
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爲不
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

對越在天也
○說見乾卦九二
文言發平
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
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上也君子一言一
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
毫欺慢之意也以卜皆發明所以對越
在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
則謂之教
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
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
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

又豈韻欠去劔切不足也○明道語見于二程全書卷一下忠信語同
○忠信所以一易乾卦文言九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
脩業忠臣所以進德也○程傳云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唯進德脩業而已內積
忠信所以進德也○易大全程子曰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朱子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
一念之不誠也云云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若者以此故也○大全朱子曰進德是要自新
新○正義曰終日乾乾言竟
此其健自強不息○詩經
周頌清廟篇曰對於在天朱
註曰對越其在天之神○朱
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
當終日對越在天只是解一
个終日乾乾○程子曰毋不
敬可以對於上帝○
瞻之廉切說文臨視也廣韻
仰視曰瞻○字彙莫晏切情
也怠也倨也易之也不敬也
蓋上天之載大雅文王詩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四書說
義云蓋集傳載事也然史氏
云載之訓事猶道也不過
言天道之妙○四書燃犀解
云載字當理字指天命之流

行談其體朱子曰體是形體也○語類曰非體用之謂○朱子曰體是體質猶言骨子○語類又曰其體則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用則謂之神在人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朱子曰雖是無聲臭其闢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闢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語類曰造化功用不可測則謂之神○朱子曰此皆就天上說其命在人則命謂性是就人身中說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修造則謂之教朱子曰是就人身上說所謂太極本極也出于前孟子公孫丑上篇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發方伐切起也與也揮字彙膏也振也動也蔽也註浩然盛大流行孟子朱註同于此○慶源輔

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故說神如其上如其左右大小太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徹下不過如此

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講述云盛大以無外言是至大流行以不息言是至剛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故說神如其上如其左右朱子曰章句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曰章句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此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東陽許氏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語類曰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跡大事小事都離這箇物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由此此夫曰微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皆器也無形爲道○張子曰形而上者是無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之器無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是也○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

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爲對越在天也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不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小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醫書言

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
事物可見其理難知即事即
物便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
又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
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
說得極精切故明道云唯此
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道
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
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皆有箇
形迹有道即有器有器須有
道物必有形又曰可見底是
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
是器○問形而上下如何以
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
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
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
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
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
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蔡
節齋曰形謂動而可見之時
自此而上無體故以道名之
自此而下有體故以器名之
○陳氏曰道只是人事之理
只是器之理○陳北溪曰道
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
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
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
是道君臣是器父子有親親
底是道父子是器○南軒張
氏曰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
已器具於道以形而下者也
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
而言之也然道雖非器而道
必託于

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
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
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
公矣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
所隔截則形骸尔汝之分了無交涉譬
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癢痺皆不
相干此四體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
之不仁也
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器禮樂形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行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
刑本過惡也必託于甲兵必寓于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旗裳銘之以鐘鼎故形而上者
之道託于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真西山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
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
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
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精卓器也而其用理也
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
求理未有不踰於空虛之境非吾儒之實學也○
○論語雅也篇曰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
方也已○程子之語山此註○素問風論曰衛氣有所凝而不行其肉有不仁也○後漢書列
傳二十七班超傳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註曰不仁猶不遂○論語大全癸癸於危反痺音平冷濕
病也○韻會支韻癢說文痺疾又痺濕疾○漢哀紀即位癢痺○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
物即已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已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
○新安陳氏曰
雖是已身然其氣既小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已矣○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
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
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朱子語類曰雖其為天地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實則有
一條脈絡相貫故體認得此心而有以存養之則心理無所不到而自然無不變矣才少有私
欲蔽之則便間斷發出來愛便有不到處故世之忍心無恩者只是私欲蔽錮不曾認得我與
天地萬物心相貫通之理○
○又灰韻古哀切足大指毛也○字彙雄皆切音鞋百骸
說文脛骨也廣韻骸骨也增韻百骸○又灰韻古哀切足大指毛也○字彙雄皆切音鞋百骸

卷之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感聚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語類曰問此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爲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脉不著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自此至不與焉者也見于全書卷一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

濟衆乃聖人之功用子貢以是言仁未

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

己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己近取諸

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

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

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

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

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

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生之謂性

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氣聚成形理因

人生氣稟理

語類曰此

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

如此又曰理只作合字看

朱子大全曰所稟之氣所以

必有善惡之殊善亦性之理

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至以

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

焉故非性中本有一物相對

也

註氣稟言氣質之稟朱

子大學序云然其氣質之稟

或不能齊陳新安曰氣有

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

知故不能皆知實有粹駁粹

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

能皆全

韻會音義九切

也

尤韻而由切以手擬也

有自幼而善

禮記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

註云程子之註也

經大全卷之四曰岐嶷言其能立

詩經通解云岐嶷言氣象端偉

如斬然見頭角之謂

詩經

鄭經曰誕實匍匐之時已有岐嶷之狀而觀此狀貌之不類亦足知稟性之非凡矣

史記周

本紀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

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徒置之林

中適會山林多火遷之而弄澤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焉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弄

之因名曰弃云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於邰號曰后稷

詩經說約云

古義事稷者以封為諸侯故稱后以為稷官故稱稷

左傳宣公四年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

詩經云指越椒而言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

氏杜預註子文子良之兄

林堯叟曰異日必以禍敗而滅其族也子文子良皆楚若敖之子

孫

左傳又曰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

詩經云以不殺越椒為已大戚

左傳又曰秋七月

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澨

詩經云遂滅若敖氏

詩經曰越椒戰敗而子文遂滅其族

是氣稟有

然

語類曰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頭只指箇生字語是兼二者了

朱子曰既

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付在氣稟上又曰小言是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今

具焉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

人生氣稟

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

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

對而生也

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

而已非性中元有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

而惡

本注云后稷之克岐克嶷于越椒

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

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

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

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

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

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

對而生也

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

而已非性中元有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

而惡

本注云后稷之克岐克嶷于越椒

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

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

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

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

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

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

對而生也

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

而已非性中元有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

而惡

本注云后稷之克岐克嶷于越椒

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

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

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

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

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

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

對而生也

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

而已非性中元有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

而惡

蓋生之謂性——語類曰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為得謂之性又曰性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又曰太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又曰本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又曰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室通○禮記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理大全卷二十九曰靜者亦指未感時言耳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不全是性之本體朱子又曰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與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之語也○凡人說性只——易上繫辭第五章曰一陰一陰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滕文公篇及告子篇有性善之語○朱子曰言性不可形容而善

言性者不過因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又曰繼字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又曰易中所言蓋是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發處說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流而知其源也易中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又曰此繼之者善指發處而言言之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便知性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又曰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猶水流而就下朱子曰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因流行以知其源○朱子又曰唯天道流行如性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寂然一蓋水之就下便是動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猶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

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之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此重疊生之謂性

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

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有流而至海有流而未遠
朱子曰此又以水清濁譬之
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
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
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
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
之甚自幼而惡者也其遠方
有所濁有濁之多——朱子
曰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
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濁有少多少氣之昏明純
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
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
善而性未嘗不存其中特謂
之性則非其不然謂之非性
則初不離是性也
陽
發音萬物發生也言養也
雖然出于前
乾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本義曰純者不
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字彙純殊倫切粹也不雜也又曰粹不雜也○字彙潔玉切拘
也促也又曲身也

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
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
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
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
也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
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
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
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
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
雖本善及扞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
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

如是則人不——朱子曰是說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見在外面添
得不長將清來——朱子之說詳于此註○性理大全云問以水喻性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
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
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
泥沙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
因他母清朱子曰然那下
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
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日也誠
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
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
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寬中
上面傾水從寬中下去如此
十數番便漸如故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如此澄治之功故
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
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
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
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
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朱子曰
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存其中故
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
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
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

此理天命也——朱子曰蓋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云云問此理天命也但此處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雖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著意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是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見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又曰程子生之謂性一節水流就下是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在焉將此兩節性字分別月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是天地之性孰是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此亦有天下——論語泰伯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在

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善而隨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相對而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

觀天地生物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

者也○性理大全卷三十五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朱子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

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

云周茂叔看本註者程子之自注也周茂叔看見于下

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朱子曰他也是一般只是偶然見與自家

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驪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朱子曰固是

他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思一般木葉便不

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驪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

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

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

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看生物氣象○本文出全書上

萬物之生意——性理大

全卷三十五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

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生孳然

盛便不好看見孳子人

之心只這此子便見得

仁其仁固廣

然却難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

疾痛癢癢觸之

身

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朱子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樸未散元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本義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又曰元是善端初發之處也○字彙實也朴也○龍會翰翰翰居案切草木莖也詩註曰木旁生者為枝正出者為幹又曰枝幹本作幹後人改从木○篇下入井○既見于上章○本文出全書卷十二

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在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肅滿者亦痛針劄者亦痛○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信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不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

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滿腔充塞都無空缺處○小學言句曰腔子裏胸中也○孟子朱註曰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本文出全書卷四○天地萬物之理問對是物也理安有對朱子曰有高低必有上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皆理合當恁地又曰然又却只是一个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又曰一便對一就一言之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安排見于下章揚子拔一毛之處○手之舞之○孟子離婁上及禮記樂記篇○元字彙九五忽切高貌○上下易繫辭見于前○本文出于卷十二遺書明道語一○中者天下之大本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子曰亭亭當當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故曰出便不是問亭亭當當一說朱子曰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本文出全書卷十二

註喜怒哀樂未發中庸之文

無所偏倚中庸章句曰中庸者不偏不倚中庸章圖曰言不偏又言不倚者如入立而不近四度
既小偏於一旁又正直而不欹斜倚者程子所謂中者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
也註選字彙逸七質切失也權也通也放也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朱子曰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和小故變詐百
出而不一也人心不同如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遺書伊川一
○凡物有本末——語子長篇註程子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
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或問
其然所以然之說朱子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

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來精粗不可同且而語矣自夫形而上
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
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小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
其如此者灑掃應對之節又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峯胡
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本所以然者

為本蓋朱子以解程子之言以
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
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
以未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
辨也○四書存疑曰灑掃應

對是粗者精義入神是精者
精粗都是一般道理故曰貫
通只一理灑掃應對之所以
然即理也所以貫通只一理
○大學曰物有本末
○遺書伊川語一載之

○楊子拔一毛——孟子盡
心上篇云孟子曰楊子取為
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
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

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喜怒哀樂未
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
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至也心有
散逸則失其所以為王唯能敬以存之
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
如面只是私心私則人已萬殊○凡物

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

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
對是未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楊子
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朱註曰楊子名朱墨子名翟墨子摩突其項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云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狐白解曰拔一毛是喻其費之甚少○燃犀解云摩頂放踵自頂至足盡摩動猶俗云粉骨碎身之意為之不復顧有已也○孟子人全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朱子曰三聖相授九執厥中與子莫執中又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故出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出于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通於中也○有疑曰壁之裘葛楊子則專於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并穿聖賢則夏穿

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楊朱為我故以小為墨翟兼愛故雖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之楊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微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立小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

葛冬穿裘者安排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孟子朱註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能執之格物至致大學之字○本文者遺書伊川語三載之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而解之朱子曰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屬字彙他經切屋也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六朝以來始加戶○龜山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又曰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孟子滕文公篇云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離婁下篇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又曰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墜其愛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双峯饒氏曰三

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得著意安排也若事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本文者見于遺書伊川語

○無妄之謂誠
性理大全卷二十七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朱子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朱子曰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李邦直云李邦直未考本注性理大全之註亦引之○徐車萬姓統緒宋徐積字仲車事母至孝以父名終身不用石器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云○本文出二程全書卷七遺書二先生語六

○沖漠無朕
性理字訓補註曰沖深漠曠遠也一說沖漠濶靜貌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發也○字彙聯直忍切幾微萌兆謂之朕○字彙似兩切形象又肖似也○顏會木冰貌○而大極出于前寂然不動上繫辭第十章○上繫辭第十章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本文見于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二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時中者隨時有

求也意如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道俟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太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欺其次矣

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云

不怠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僞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

自爲欺乃思誠也○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故曰其次○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如百尺之木自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發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習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語類曰朱子曰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又曰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恐是記者欠了字亦嫌小得

○近取諸身云程子又曰近取諸身身之內百理具備皆在上故為陽胸在下故為陰至如男之生已有此象人有五行人有五藏云云○朱子曰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無一之不相○語類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曰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又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程子曰凡物之散其氣既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又曰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本文見全書卷十六遺書伊川語

教入塗轍

轍車軌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

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

只是一箇塗轍

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

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近取諸

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

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

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

註釋氏所謂一法華方便品第二比丘偈輪迴六趣中備受諸苦毒

按張子嘗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乎故程子辨其非

所以有輪迴之理學類編鮑若雨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為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中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谷太和至死其氣真會於中和之氣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惡者平居作惡而中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謬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禽獸之理如何程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死則能要終矣○張九韶曰程子此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能原其始之所以生而要其終之所以死則輪迴之說不辨自明矣○致堂胡氏曰佛之言曰眾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念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為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畜而為人輪轉相尋無有窮已故人貴脩行不殺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欲驗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息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有定數則安知人死為畜畜死為人若無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為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謂少矣禽獸能殺入者無幾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而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以凋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滅不可復陽乃曰我有十念由吾所積較然善惡所感而有所知往哉此又以聚散真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即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識矣

如復卦言七日復卦程傳曰謂消長之道及復送至陽之消至七月而來復如陽之始消

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本義曰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周易大全蔡節齋曰陽自建子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于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之日二之日也○易大全鄭氏剛中曰七日陽數五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為戒故曰八月○朱子曰七日來復者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易大全

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回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氣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

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

○明道先生曰天地

此語又出周易咸卦之大全

○全書卷十六為伊川語○

朱子曰感應二字義以
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
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應意
如感應感德之類○朱子曰
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寐寤語
默動靜亦外譬如氣聚則風
起風止則氣復聚語詳見前
見于有感必有應之章

○問仁伊川先生曰

書卷十九性理大全卷三十

五認字義而震切識物也○孟

子曰惻隱之心○公孫丑上篇

為始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始至復
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
返理之自然生死
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

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詳見○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

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

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

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

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

仁之謂仁○韓文十一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程子又曰仁者必愛指愛為

仁則不可也性理大全卷五十五○性理大全五十八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

分明只是不予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也○又曰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

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朱子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程子曰仁之道要

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

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

仁之用也○性理大全卷三十五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

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

時仁之氣象自可默識○朱子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

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

之理○性理大全卷五十八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

分明只是不予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也○又曰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

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朱子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程子曰仁之道要

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

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性理大全卷三十五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

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
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
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

○義訓宜——性理大全卷

之三十六問以愛名仁是仁
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
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
可概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
體如何識認竟已復禮天下
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
我是仁之體否朱子曰覺決
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
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
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
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
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
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
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云云

○本文出于全書卷二 七遺書伊川語上

發處乃情也

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
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

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

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

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

也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

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

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

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

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

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說者謂

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痒病疾痛觸

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

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

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

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

可以訓人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

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

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或謂仁只是人

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

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太意通達耳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

節則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

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性即理也——孟子滕文
公上篇引之無往而不善之
下有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
之九字○孟子告子上篇註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
至於塗人一也云云○蒙引
曰程子曰性即理也指心中
之理也又云程子曰性即理
也理是正理乃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也亦所謂
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也有何
不善故曰理則堯舜至於塗
人一也○本文見全書卷二十四

七遺書伊川語上

云云痒病疾痛觸與叔克已

註釋撰撰字韻會字彙等
無之韻會撰字註擊也恐撰
字之意又按朱子語類曰
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
情二句顯撰不礙以是觀此
顯字豈可也然理學類編又
作撰撰不礙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

命此語又出于理學類
編卷之七程子曰心也性也
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
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有
諸人而言謂之心問心有善
惡否程子曰在天為命在物
為理在人為性王於身為心
云云○朱子曰性無不善心
之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
不善非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皆情之感於物而然也○語類
曰胡五峯云人有小仁心無不仁朱子曰下句有病若云心有仁心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
平又曰既無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李退溪自省錄曰程子心本善之說朱
子以為微有未穩者蓋既謂之心已是兼理氣氣便不能無夾雜在這裏則人固有不得
思慮動作而不善之根株已存方寸中安得謂之善故謂之未善然小於此而言則心之本體

氣未用事本體虛明之時則固無不善故他日論此又謂指心之本體以發明程子之意則非
終以為未穩可知矣註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
○本文出于二程全書卷十九伊川語四

○性出於天○程子又曰

才禀於氣氣有清濁其清
者為賢其濁者為愚○朱
子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即
是理氣則已屬於形氣性善
人所同氣便有清濁處
孟子告子上篇朱註曰
本猶材質人之能也皆明強
弱蒙引曰皆明以知言強弱
以行言張子所謂氣質之性
孟子告子上篇註張子曰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者
子有弗性者乎

皆先是而後非

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

盡顯撰不礙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
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
惡○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物

為理在人為性王於身為心其實一也

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

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

天道流行

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
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
性所有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宰謂之
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

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
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
心之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
本體

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
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
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
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
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
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
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

孟子大全問

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朱子曰才只一般能之謂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才之須是兼二者言之左傳程子為密孟子大全朱子曰集註中以程子為密即見得孟子所說未免少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為正而推其說以陰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本文全書卷九

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其所當然程子為密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自然完其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

性者自然

性理大全卷三十二人之生道也之下曰雖樂而不無是以生但找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愛之以至於殺之矣豈人理也哉○問程子云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何朱子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育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又曰惻隱之心乃是得天地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又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大地未屬我在此乃是

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此理亦未嘗不有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是心却有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此理上繫辭九章可與酬酢本義酬酢諸應對活底朱子曰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又曰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本文全書卷三三

橫渠先生曰正蒙太和篇

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

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

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

坎然盛大人氣氣之義坎然太虛周流

上下亘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

第一按性理大全正蒙止息之下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豈馬者歟之十九字有之○朱子曰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升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精粕煨燼即是氣之有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又曰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性理大全註塊霧珠貌氣之充濬也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朱子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朱子曰始是如壯陽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使合這虛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

實動靜妙用田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精粕煨燼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王教○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成形成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絪縕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朱子曰始是如壯陽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使合這虛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

精粕煨燼字彙精則乃切酒滓也粕匹各切精粕煨為魁切煨燼燼徐慎切火餘燭餘無非教朱子曰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聖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又曰萬品山川許多精粕煨燼雖皆氣之所成而理實又因是以見焉無非教也又曰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性理大全小註曰天道之流行皆示人以至理○禮記孔子問居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又曰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正義曰流布其形○陳注形猶通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呂氏曰皆可取法無非教也

註會文韻氣於云切氣氣貌又元氣貌通作細縕○韻會具韻氣氣貌集韻元氣盛也易天地絪縕合氣也集韻或作烟韓康註易大傳精氣烟燼○下繫辭第五章天地絪縕本義絪縕交密之狀

也○語衛靈公篇註查滓便渾化○韻書相莊加切水關也又煎藥相別作查非滓祖此切渾也

游氣紛擾合○同篇○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全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塵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意言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又曰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又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又曰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止性命也○又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足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今闢今其無

窮兮○又云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便是立大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天體物不遺——天道篇第三○中庸曰體物而小可遺○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爲物之體猶言體事爲事之體也○又曰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又曰天與仁非有二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庸二十七章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朱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不可得物朱子詩傳作一事○論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註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入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席之類此是目有三百餘條○字彙懇惻情實也

昊天曰明及——昊大也○性理大全朱子曰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微骨○豐城朱氏曰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爲貴

鬼神者二氣——太和篇第一○中庸大全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屬伸乃理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

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朱子曰體物言爲物之體也蓋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

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發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王往通○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往也且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衍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往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

陽良能是其靈處○雙峯饒氏曰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四書蒙引曰二氣之良能者往來屈伸自然如此者○性理大全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知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論在這裏限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

○物之初生氣——動物篇第五○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謂息字有一義愚謂只是生息○又曰至之謂神友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五伸之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備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

○性者萬物之——源誠明篇第六○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其性也○集解曰立者能樹立而不屈於物欲也周盡也使人盡知不獨知也成其性也

也朱子謂橫渠此語尤精○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

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遊散遊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性者萬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木人爲

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

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

性原于天而性者萬物之——源誠明篇第六○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其性也○集解曰立者能樹立而不屈於物欲也周盡也使人盡知不獨知也成其性也

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性者萬物之——源誠明篇第六○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其性也○集解曰立者能樹立而不屈於物欲也周盡也使人盡知不獨知也成其性也

性者萬物之——源誠明篇第六○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其性也○集解曰立者能樹立而不屈於物欲也周盡也使人盡知不獨知也成其性也

性者萬物之——源誠明篇第六○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其性也○集解曰立者能樹立而不屈於物欲也周盡也使人盡知不獨知也成其性也

性者萬物之——源誠明篇第六○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其性也○集解曰立者能樹立而不屈於物欲也周盡也使人盡知不獨知也成其性也

性者萬物之——源誠明篇第六○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其性也○集解曰立者能樹立而不屈於物欲也周盡也使人盡知不獨知也成其性也

一故神譬之——朱子曰一是一箇道理○性理大全注曰一是萬物一體神是通微無間

一故神譬之——朱子曰一是一箇道理○性理大全注曰一是萬物一體神是通微無間

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也。易上繫辭第十
章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
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註：感，物不感，中庸二十
六章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
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朱註曰：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
所以誠也。誠故不怠而生，物
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衍明曰：為物物字指天地。
○統性情者也。朱子曰：看
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
語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
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用
○又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動」字。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
情者也。問性情心仁。朱子曰：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說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
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遷於物而然也。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性
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此情之出於性而善者也。其端所發甚微，皆從

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
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也。
橫渠易說 ○ 謂統一也。也
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
慮擬議。使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
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感通而莫測。○心
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心
統性情者也。
橫渠語錄 下同。○朱子曰：理情
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曰：仁人
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也。都下箇心
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

此心出故曰心統性情者也。○問明道云：在人為性，至於身為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
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為「心統性情」，如何？潛至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而更即其性而外
即是情。心居一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
功。註：統是主宰。朱子曰：統猶兼也。性仁義禮智信是也。情四端七情是也。
告子上篇又曰：惻隱之心，公孫丑上篇

○凡物莫不有「一」凡物之
物字兼人物人物之物字指
禽獸而言。○藍田呂氏曰：人
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
地之德，秉強昏明之質，雖異
其心之所發者，皆同。特蔽有
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
寡故分，而為強柔。至於理之
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
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
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
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
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
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入異
者幾希。○朱子曰：天下無無
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
無此物則無此性。○問人物

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
故有智愚之別。塞者，字不可開。厚者可
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
達于天道與聖人。
一有是氣必有是理
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
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
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
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顯有
難易之分。畢及其既開則通
乎天道與聖人。此言人也。

近思錄卷之一終

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隨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也通蔽開塞所以有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通者開之也易是也困也○實充實之實

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隨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也通蔽開塞所以有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通者開之也易是也困也○實充實之實

御版行四書集註 全部 廿六冊	四書直解 廿二冊	同新增大全 一百廿七冊	五經大全 十冊	詩經集註頭書 八冊	同說約 十四冊	書經集註頭書 六冊	帝範 二冊	臣軌 二冊	同軌 二冊	同軌 二冊	同軌 二冊
近思錄 大本大字 小本 四冊	同頭書 六冊	同說略 五冊	同備考 四冊	同近思錄 四冊	孝經大義 大本大字 小本 三冊	忠經詳解 二冊	忠經精解 二冊	忠經精解 二冊	忠經精解 二冊	忠經精解 二冊	忠經精解 二冊

御書物所

京都三條通堀町

出雲寺松栢堂

15

